聽松集

全

附 鄭孝先生集

聽松先生集

遺稿

坡山

坡山之下可以休沐古澗清泠我纓斯濯飲之食之無
喜無憂與乎玆山孰從我遊　聽松 以下後題皆從自書

次

誰讀盤銘而浴而沐坡山之翁其心之濯斯人不見
我懷其憂解佩言歸與子優遊　靈川子書 申潛公

又

身可浴髮可沐惟此心鮮能濯坡之翁爲是憂遺于
山得天遊　泛虛翁 尚震公

又

髮本無垢何勞乎沐巾本無纓何事於濯有終身樂
無一朝憂若比於古其逍遙遊　石川

又

馬之島海老人之甬坡之江水織兒之濯之子之遠
而道之憂曷之覯乎要之夢遊

南冥曹植楗仲和申學士奉上

任玉丈

入聲散神非古也叨竊臥焉

居接馬島故云南極

又

髮之求解毋滌以沐山之郊國乃成濯濯睠彼碩人
離索是憂結蘭延佇思與同遊
乙卯仲春花朝　退溪

又

坡山之松色如膏沐龍門之水可飮可濯子有其樂
我無其憂東西雖隔願同斯遊
蓀真菴

又

昔也拜床旣熏以沐今焉承敎如熱斯濯入皆汲汲
公獨無憂曷其能爾心有天遊
宋寅再拜

又

逃名畏名惡濕強沐所恃者心或時不濯遙望坡山

實貽我憂何時掛冠雲壑從遊

東洲笑仙拜稿 成悌元

又

世皆垢汚誰浴且沐乃如之人江漢以濯道勝而肥
樂以忘憂夢憂成于思鄒魯其遊

夏山後學 成大谷運

又

坡江之源而可沐斯坡江之流而可濯斯翛然獨樂
與世同憂卒歲逍遙優哉游哉

嘉靖戊午五月上旬後日　河西金麟厚

山居雜詠 絶句三十三首○先生素不留意於文詞時有所作未嘗收錄末年始復記憶舊作得七言絶句若干首自題曰山居雜詠或不書題或書題于本詩之下

空山清晝一村翁冠盖東華夢已空老大頤生襟宇泰白衫烏帽卧亭中

次周卿韻

留滯西州謝一年形容枯槁病無痊遥憐新植故園竹玉立蕭蕭夜雨懸

我亦從来與世違欣然一笑擲塵機此心若識詑道辨老死山林未必非

次夢熊韻

山木蒼蒼帶夕暉上方留我不思歸明朝分手長安去此地相逢未有期

九尺長身皮骨衰旅窓風味轉悽其何當執手伽倻寺閑踏青嵐步步遅

贈僧

搆屋初年眠食安幽懐不欲説人間短笻歸去山中静

採掇重巖細菊斑

投老藏形宜伏陝幅巾来往此寒林柴門長閑来人少
山雨蕭蕭落葉深

疊嶂當牕日上遲隔簾風竹起幽思無人説與山家事
獨據枯梧養白癡

[illegible]家舉逸及吾身才薄何能善養民世味已知同嚼蠟
不如歸卧故山春

應命入朝未幾還山

風微竹逕清香動山色挼藍紫翠間最愛夜深岑外月
清光依舊入簾寒

朝来何以補衰腸蘿蔔新蒸味可嘗飽即嘯歌慵即睡
起来無語嗅花香

芳筒自汲寒溪水煎却坡山一味蔘閑卧竹房無箇事
山風時動倚床琴

麗代金甌屬大家人亡事去我悲嗟當時王業憑誰問
一疊松山倚暮霞

木落霜清滿目秋黙思前事使人愁衣冠第宅今安在
風雨空山貉一丘

山圍故國風烟淡歲月相催陵谷移獨立徘徊人不見
石橋西畔愴斜暉

右松都懷古

蕭蕭茅屋倚小塢一帶炊烟隔水昏揷棘編籬圍晝靜
桔槔零落掩柴門

獨乘小蹇赴東阡白屋雙扉一水邊耕獲得時俱著本

朱陳風物故依然

清霜十月始成氷紙被生寒病月增點撿生涯嗟已老
老来身事淡於僧

幽棲簡略誰相問只有山人訪我来朱轂風塵飛不到
一區山水眼中開

寫出清標眞我道人間那有此癯仙晴窓靜對氷霜面
髣髴寒聲在耳邊　　墨竹

一室居常一竹床春風相與散衣裳溪翁去後僧来訪
詠石許雲軟語長　　右贈上人

憐君風節栽幽谷多病年来懶去看莫道山翁無護惜
天寒霜雪倚盤桓　　詠竹

松蘿閑鎖一身孤悟道年來斷二愚金地靜時春睡穩
山童喚起勸皐盧　右贈上人

野蔬脫粟聊充腹大布麤絺只蓋形生順死安功未多
少年聞道竟無成莊子聞道百自謂莫己若陶靖節集少年聞道白首無成

宿雨初收思遠步獨携筇杖立芳洲白鷗與我同心契
隨意清瀾自在遊

東華日月薰人面丘壑風霜冷布衣羊酪味甘蔬菜淡
我生何事與時違

白頭心事懶經營自喜年來得此生晏卧小齋清不寐
無端山雨注深更

朝日微茫翳復明卧看天末片雲生須臾遍合翻成雨

萬壑崩湍共一聲

多病年來瘦骨輕披衣閑坐養餘生小堂清悄無人語
籬外寒泉徹夜鳴

抱膝長年一草廬蕭條身世似僧居莫言傳業渾無物
三尺床頭千卷書

午睡從容春正濃山風鏖枕夢還空日長無事支頤卧
身在蓬萊第一宮

故人訪我到山家忙把重茵掃落花目擊忘言先一笑
白頭相對淡生涯

隨處生涯一鉢孤結跏禪榻却如愚空門寂歷塵機息
薝蔔花香擁玉爐 贈上人

述懷八十韻

東方有一士偏性厭奇巧抱痾坐十年昏忘精神少計
迂拙生事歲暮飢不飽居然成老大性命不自保坐卧
一書榻開卷目窅窅誓從詩書益敦本心慥慥喜靜不
寄華宇離心不惱薄俗逞萬端誰與道懆抱南澗素心
翁養真辭世垢早年得相見交情同壺奧憐我久摧痾
杖屨時或到連床叙無倦情意致深造薰然耳目開千
載得管鮑吁嗟我沉綿筋力日衰耗鬢髮抽二毛形容
易枯槁孑孑不得意獨坐心歎悼高閑思楚逸淡泊歌
窈窕放志不拘檢脫身事幽討驅車發長安息駕坡山
路跋涉杖青藜飛步抵雲表恣意極遊巡卜地將送老

仰見坡平山俯瞰平野沓誅草得一區架巖開戶牖清
泉激潛竇瀏瀏流左右瘦石爛相錯大松翥夭矯亭竹
引山泉鑿池開一畝山花媚白晝紅紫各相吐幽禽弄
晩晴求友鳴相遠徘徊田野間咄咄歸不早完命莫如
食力田耕秔稻時登北原上竚立望蒼旻人寰在何許
漠漠雲烟冒崗巒下逶迤景物麗雲樹夙尚今始得天
公非所媚行歌意自樂拖筇時緩步尋芳不憚遠坐忘
天日暮悄然空谷中馨香聞嫋嫋紫蘭秀嫣然托根巖
下土衆草奪幽色蕭蕭藏夜雨彷徨不忍見感物心戀
嫪採之欲遺誰俯仰憂悄悄折柔歸入室堅貞終不負
萬物各有命此意何足道有客訪我來剝啄門夜扣攢

衣迎入戶岸幘形貌古心知非常人斂容恭俛首怡然
若舊識披襟道情素自言山水人孺子聞名久同病不
可得結交終始友君看隱遁者抽形自高踏手持氷雪
文脫世心厲操不聞世喧鬧不見世嘲嗷窮耕荷短鑱
斵藥逐雨露觀化窮物理歲月心愈固優遊且卒歲終
老無何有高哉隱遁人物外尋幽好嗚呼世上人齪齪
多詐躁貪肩諂笑語欺顏甘竊號外直內巧詐變化翻
覆手鬼神窺莫測捷疾如響報低昂事權貴白首不得
還紛紛競取利輕重復內顧自繩且自縛不知身所誤
善者雖云善不善子可數君子處人世所貴無外誘孔
孟非其稱斗祿應不受奈何牽物役屑屑困陵暴逢飯

無人爭食之多壽者莫窺翻卑栗不窺翻嗟亦苟貧賤是肆志富貴人所惡去就惟用捨不究知其故我聞山人語廉然知所守稽顙拜山人伊余欣所慕相携出幽谷性情同浩浩班荊坐酒意好酌松肪酒相與期酩酊不覺山月皎醉來放志意孰知孰無答一笑見青山樂哉盟白鳥所向苟同遊百歲無悔悞要製芰荷衣相期拾瑤草

自贊

其容枯槁其貌亦古行年四十惟一布衣初心不騣終始無違

事實

行狀　　　　栗谷李珥撰

先生姓成諱守琛字仲玉昌寧人我朝初有諱汝完位領議政宗人晉善以燕春秋館得見史筆則公於國初以耆老拜檢校門下侍中昌寧府院君而未嘗爲領議政蓋先世族譜誤以領議政書之故因之而未及考正耳先生其六代孫也曾祖諱得識位漢城府尹祖諱忠達位縣令後贈吏曹判書考大司憲思肅公諱世純妣貞夫人金氏江華府使諱克怩之女左議政諱國光之孫思肅公立朝謇謇有大臣節金氏亦賢夫人以弘治六年癸丑二月十九日甲寅生先生于京城生而異凡弱不好弄儼若成人矣性至孝族黨皆稱爲孝兒既知讀書便曉大義恒加程

規曰盍將就正德甲戌先生年二十二丁思肅公憂守
墓于坡州向陽里哀毀過禮三年啜粥日上三食必哭
盡哀躬執饌具不委僮僕晨起掃塋域焚香拜跪暮亦
如之祁寒溽暑不廢弟守琮亦齊孝有客過其廬感其
孝誠援詩而去詩曰成門有二子孝行繼家君啜粥誠
横日焚香哭徹雲禮神朝與夕謁墓曉兼曛一法朱文
制當今此始聞服闋之後每值忌日先期一旬齋戒祭
時哀慟如初喪素服終日不接賓客朝夕必展謁于祠
堂出入必告與守琮遊於靜菴趙公之門俱有重名識
者以英達許其弟而至於敦厚和粹則咸推先生也太
學諸儒欲躋其居喪孝行于朝先生之友尚公震時居

上庠止之曰其兄弟力學之士也將期大成不可使一
善之名早聞於世也事不果上先生聞之稱其識量侍
母夫人居晨省昏定必具甘旨兄弟怡怡養志無違妻
子貧窶不以爲意己卯之士聲聞太盛先生以爲憂且
自丁憂後身抱羸疾自度不能與世俯仰遂閉門不出
不事科擧家在白岳山麓於園北隙地松林中築書室
數間扁曰聽松獨處其中日誦大學論語手寫太極圖
以玩索造化之原自通書以下程朱之書悉類會抄錄
常置座右以學爲樂不以外物累其心邪淫之聲未嘗
經於耳不正之色未嘗接於目也嘉靖辛丑朝廷方擧
遺逸慕齋金公將薦先生問于洪公奉世洪公曰朝廷

欲求堪任百執事者耳成其則年垂五十不求聞達徵辟之下徒夜斯人難於進退而公亦被近名之誚不如且已金公曰朝廷求賢雖未大用其待罪列卿當薦一時第一流使其姓名達于 楓宸可也他何足屑仍問曰子是成君執友可論斯人地位洪公對曰成其資高學成竊謂守死善道斯人當之金公曰止此而已乎其見重知此金公雖不果薦而朝廷竟授厚陵參奉謝恩而不就職癸卯母夫人隨季子守瑛之官德山先生為母寓于縣之伽倻寺先生有妻家舊業在坡山下牛溪之側卜居其中扁其堂曰竹雨以為終焉之計以母夫人故不能歸也其弟知先生意求換積城縣先生始居于

牛溪時甲辰秋九月也自是毋夫人或在積城或就牛
溪先生覲省之外不出谷口其弟官滿先生侍毋歸牛
溪田少土瘠庾釜或罄而毋夫人常極滋味妻尹氏亦
和柔寡欲養姑承順不憚勤苦毋夫人稱之曰吾婦能
安余志壬子夏徵遺逸特授六品階先生到京城或疑
其老不當出先生語人曰吾世臣也豈可偃蹇以辱
君命病不能仕則業已定矣但尋便一謝以答 聖恩
可也謂之遺逸則非其人矣于時廷議欲試以臨民之
官同徵五人皆補外先生初拜內資寺主簿入京之日
改禮山縣監謝恩而不之官吏曹欲授近邑冀其一就
啓擬兎山又擬積城先生適疾作未能謝恩俄而毋夫

人得疾歸而侍藥是年十月母夫人卒哀毁致疾幾必氣絶僅得支持猶廬墓終三年先生以祠堂宗法自有禮制惟墓祭則國俗子女輪行節祀臨時齋送或不誠潔世代寖遠廢祀者多乃優置墓田及藏獲葺屋墓下藏器有閣收穀有庫具饌有廳致齋有室凡百皆備以至床席器用之細皆親加規畫無不精固爲之立籍以爲經遠之圖或曰如此過厚後將至於廢弛先生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後之替引在子孫賢否耳豈可逆料廢弛而先自忽之乎節祀之時令奴婢齋浴掩口而具粢盛甚豐且潔爲先生又慮墓僕爲本宗子孫所侵奪乃益之以自家奴婢且命其子曰汝當體我之心遺書

子孫俾無侵奪可也先生自少多疾畏寒晩年益苦雖
薄寒不敢出每值春秋和暖命駕之田間田夫野老與
之談話風詠而歸一室圖書塊然靜處謝絶世故若無
意當時而四方風土人情物宜靡不周知感時憂國出
於至情甞有所感出孟子好善優於天下及人不足與
適也兩章而三復之曰嗟呼有能以此説進於吾 君
者乎顧語其子曰余幾於流遯也每聞郡縣催科輒歎
曰吾民饘粥且不繼何以辦此不怡者竟日四方之士
多造其廬而拜焉縉紳之官于州縣適是鄕者即其家
存問休譽益盛而自謙益卑每聞稱道退縮不受自號
坡山清隱後改牛溪閑民曰吾可謂之清隱乎庚申歲

復拜造紙署司紙先生年已六十八矣老且病未能謝
恩尚公時爲首相抵簡曰恩命出於　聖衷其亟來謝
先生復書曰昔者文立不薦程瓊知其稟性謙退年垂
八十無復當時之望故也今公非知我者耶尚公又貽
書責之竟不起焉辛酉冬妻尹氏卒壬戌夏先生發濕
證臥不能起癸亥春病甚自是沉綿日就澌盡而神更
清茂至甲子正月二十五日己亥卒前一日謂其子渾
曰我死矣汝以貧故常欲殖穀而葬親君子之於貧賤
素其位而已何至作如此事乎愼勿爲之渾曰謹受教
因泣曰病將愈矣何爲出此言乎先生曰死生常理奚
復云云一遭歸盡良是易事渾請益有所教先生曰吾

言在平日至此復何言言語應事無異平日授以斂襲治喪之禮且曰銘旌書初授三溥可也遂更衣就枕將絕左右扶其手命止之遂卒享年七十二先生天分極高重厚忠信身長骨秀儀形甚偉喜怒不遽言笑有時望之儼然知其德器也素志沖澹迥出物表視世之所屑者不啻若草芥也其學以反躬切己為務以誠為主未嘗輕以語人常謂學者曰道若大路而聖謨賢訓昭如日星知之不難要在力行以實其知耳言語之學都不濟事又曰聖人之門聰明英邁之下不為不多而卒得其傳者乃魯鈍曾氏子耳然則為學豈在多言世有能言聖人之學者盡思而反之身也每勸人讀小學曰

脩身大要盡在於此今人不讀是書憒然不識人道居家何以事親立朝何以事君乎先生安居靜養得力尤多老益高明或閉戶獨卧經句不言或擁衾儼思夜分不寐每有意會輒欣然自樂語人曰余老來讀書方知其味無窮使我讀書於今日則庶幾有得矣七十之年衰病俱極深可歎也教誨其子使志於道嘗謂曰汝當讀書實踐謹守汝身教育二兒俾知向方以傳其家可也此二者吾所望也先生兄弟四人友愛甚篤伯兄家貧常以酒食致養不絕其居家內外肅穆衆事自理凡有所爲盡其規畫必至於成就其外舅無嫡子只有孽息棄不省錄遺命以先生之次子奉其祀先生曰外舅

又有先考非外孫所宜承祀請于外姑金氏欲取同姓爲後金氏不從請收孼息子之金氏不得已許之乃命名而俾奉祀焉輕財周急不遑自恤親戚有貧不能婚嫁者皆振助之至以臧獲分與兄弟朋友略無難意平居日用若無有異於人而其於束檢制慶則確然以淡泊自守常情所不堪而方且自以爲樂也飲食無所嗜好豆飯菜羹未嘗不飽晩年盤有重肉命去其一衣服只取周身常服狗皮裘絹紬之屬不以掛體嘗自贊曰其容枯槁其貌亦古行年四十猶一布衣初心不駁終始無遠宅邊樹桑柘成林而不事養蚕或問其故荅曰使余長杖徜徉于其下綠葉成陰淸風徐來如是足矣

前溪漁蠏亦不喜漁也性雖高潔而接人無貴賤大小懽然如親與鄉人處飲食言笑油油如也奴僕之微亦撫以誠軫其衣食焉及門之士被其容接者穆然如在春風中覿其眉宇鄙吝自消聽其談論放心自收其言溫厚平易無智愚皆獲其益聞人一善輒歎其不可及見人過失未嘗面斥惟示其微意使之漸化聽言處事不露圭角若無可否而至於斷以義理則有凜乎不可犯者有一工舍請書其先祖墓碣其文乃李季甸所撰先生默閱良久曰子識李季甸所爲乎對曰不知也先生曰南秋江許詡傳載此人之事遂不復言其生悟其意不敢復請其筆法不求姸媚惟以奇古老蒼爲主而

墨氣高明自成一家其得意時運筆神速妙若化工評書者推為當代第一此雖遊戲之末而可想風標之出塵俗也人藏遺墨以為家寶焉其於文藻略不用功有時吟咏山家興味得之自然非世之篆刻者所能及也性不能飲或飲一勺輒微醺醺輒高吟音韻滿室好看陶淵明詩且悅其為人每有曠世相感之意也其殁也遠近識者聞之嗟悼曰山林空矣鄉人朴宗文尹希慶等治喪一依家禮家無儲粟其子將鬻田以葬會司諫院啓曰伏覩坡州居前積城縣監成守琛初以遺逸授本職謝以身病終不之官安居田里頤養精神力行古道杜門求志行年七十有二卒以窮約而死斯可謂一

國之善士當代之逸民其於喪葬宜加恤典請令禮官
商確事宜文移本道俾助襄事以示國家尊賢敬老之
意 明廟嘉納下其議于禮曹賜槨一部又命京畿監
司優賜米荻出役軍營葬誠近代所曠之典也先生故
舊及常所來往或聞風向慕者皆賻其喪以四月初二
日癸酉葬于向陽里先塋之側卯坐酉向之原尹氏墳
在其左焉尹氏系坡平判官士元之女僉判琰之孫也
生一女一男女適直講閔思道生三男一女男曰成己
早歿曰成章進士曰成憲業儒女適生員尹勉男渾娶
郡守申汝樑女生二男二女男曰文泳冠而夭曰文溥
後改文潛業儒女幼先生歿後二年丙寅 命贈中直大夫司

憲府執義嗚呼先生本源深厚而克養完粹介不絕俗通不踰閑晦跡草野罕接人事而不形之德得人心服賢者敬其實不肖者慕其名譬如鳳凰芝草咸以爲美瑞焉同風景仰者亦但見其器宇宏深莫可涯涘而已至於踐履所造之域則鮮有深知之者珥與渾爲友而獲窺先生道德之光今因聞知于一家者而謹志其一二如此李珥謹狀

珥於甲子年間製先生行狀厥後多所改潤迄今尚未赤愜處作文狀德之難也如此成君渾要珥自寫于帖乃略改文義未瑩處數句以書時萬曆丙子季秋也

墓誌銘

高峯奇大升撰

先生諱守琛字仲玉姓成氏昌寧人六世祖汝完佐我
太祖策開國勳位領議政（當作昌寧府院君已見行狀註）曾祖得識
漢城府尹祖忠達金浦縣令贈吏曹判書父世純守知
中樞府事謚思肅母貞夫人金氏府使克怩之女左議
政國光之孫先生幼有異質儼然若成人性至孝宗族
稱爲孝兒稍長知讀書通大義恒加程課日月就將正
德甲戌丁外憂廬于坡州之向陽里哀毀踰禮再期猶
歠粥日三上食必躬執爨晨夕掃塋域焚香拜跪雖祁
寒溽暑不廢服闋値諱辰追慕益不懈與弟守琮遊於
靜菴趙公之門是時朝廷將興至治多所張設而趙公

特爲　中廟所眷一時相從之士亦有聲聞太盛者先生以爲憂未幾皆得罪或死或黜時事大變自度不能與世俯仰杜門不出家在白岳下築書室松林間扁曰聽松日誦聖賢之書以玩索爲樂不以外物經心嘉靖辛丑薦遺逸授厚陵參奉不就妻家有舊業在坡山之下牛溪之上遂就以卜居蓋將爲終焉之計田少土瘠庾釜或匱而處之晏如奉親極滋味壬子復薦遺逸授內資寺主簿先生謂人曰吾之疾不能仕業已決矣雖然　聖恩不可不謝即入京除禮山縣監換兎山皆拜恩又換積城適疾作未及謝聞母夫人得疾亟歸侍遺喪毀瘠幾不救以祠堂之祭自有禮制惟墓祭國俗輪

子女設於節日臨時齋送多不誠潔世數寖遠亦有廢祭者乃立墓祭法優置墓田及藏獲搆屋墓下凡百皆備親加規畫無不精固為之立籍以為經遠之圖或曰此過厚後恐難繼以至廢弛先生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豈可豫憂其廢弛而先自忽乎一室圖書塊然獨處謝絶人事若無意當世而四方風土人情事變靡不周知念時憂國出於至情嘗有所感舉孟子好善優於天下及人不足與適也兩章而二復之曰嗟乎有能以此說告吾　君者乎顧語其子曰余幾於流俗也年益高德益卲而自處益謙聞人稱道退縮不敢當嘗自號坡山清隱後改牛溪閑民曰吾其可謂之清隱乎哉庚申

歲復拜造紙署司紙首揭尚公震先生少時友也以書来曰恩出　聖裒其亟来謝先生復書曰昔文立不薦程瓊知其年垂八十禀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故也令公非知我者耶尚公又貽書勗之竟不起年七十二以疾終實甲子正月二十五日也先生天分極高逈出物表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而寬厚莊重德器偉然望之可知其賢也其學以誠為主務欲反躬切己未嘗輕以語人與兄弟友愛甚篤伯兄家窮空以酒食致養不絕親戚有貧不能婚嫁者必振助之飲食無所嗜衣服只取周身其於一切世味淡如也搢紳之東西行者多造其廬四方之士亦多及門被其引接者穆然如在

春風中聽其言溫純平易無愚智皆獲其益平居處事不露圭角至斷以義理凜乎不可犯也善於筆札蕭散老硬自成一家評書者推爲當代第一其沒也遠近聞之無不嗟悼 曰善人亡矣家無儲粟將鬻田以葬會司諫院啓曰前積城縣監成某初以遺逸授本職謝病不赴杜門求志力行古道行年七十有二卒以窮約而死斯可謂一國之善士當代之逸民於其喪葬宜加恤典以示國家尊賢之意 上允之令京畿量支米豆併調役軍以其年四月癸酉葬于向陽里先塋之側娶尹氏系坡平判官士亢之女叅判垓之孫和柔承順克盡婦道先二年卒生一女一男男曰渾女適直講閔思道生

三男曰成已早沒曰成章曰成憲俱業儒女一人適尹勉渾娶郡守申汝樑女生二男文淹文溥淹溥後改泳濬皆幼先生歿後二年 上特命超贈遂贈司憲府執義陪中直竊觀先生立心制行之懿固有人所不能及者通而不汙介而不隘施於事為有亹亹之實可謂篤行君子也銘曰

嗚呼士不自重於世者久矣名於盜而實於夜紛紛與世而相掊巍巍先生惟德之崇有而不試抱道而終嗚呼眞可謂自重者歟其可謂自重者歟

墓碣銘

退溪李滉撰

嘉靖四十有三年正月己亥聽松成先生病卒于坡州

之牛溪享年七十二司諫院啓曰伏以前積城縣監成
守琛隻以遺逸授職輒謝病不仕杜門求志力行古道
窮約以終身玆實一國之善士當代之逸民請於其喪
葬錫之恩典以表我　聖朝崇重節義之意於是朝命
給葬具以四月癸酉葬于州之向陽里先塋之右其嗣
子渾以校理李君珥狀請述銘文於眞城李滉滉不敢
當而終不得辭焉謹按先生字仲玉昌寧人六代祖汝
完佐我　太祖位至領議政當作昌寧府院君已見前註曾祖諱得
識漢城府尹祖諱忠達縣令贈吏曹判書考諱世純大
司憲謚思肅妣貞夫人金氏江華府使克愊之女先生
之生以弘治六年二月甲寅也生于門閥而絶紈綺之

習長于都城而外聲利之求其出人之資高世之見自然有古隱君子之風始隱于白岳下之巖廬有聽松之號終遯于牛溪上之別業名堂曰竹雨士大夫咸高仰之以爲先生之與陶隱居可謂千載神交而王子猷諫誕殆不足比特愛賞偶同耳先生長身秀骨儀刑甚偉忠厚和粹喜怒不形言笑有時望之儼然即之穆如冲澹凝遠亭亭物表少與弟守琮嘗遊逍遙靜菴之門其爲學由博而折之於小大學論語以及周程朱諸書手書君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等語揭之座隅以自警其有意會便欣然自樂曰讀聖賢書方知義理之無窮優遊涵泳自有灑然處然人問之則曰吾未能有得於

斯其教人必以質慤平白可踐行者未嘗敢作虗談誤
後生也天性至孝甫踰弱冠而孤居喪極哀毁躬爨共
篤行倣顔丁二連之儔事母夫人養志養體以一部内
則爲則禮重祠廟致謹齋祭皆人所莫及以爲今俗尚
墓祭亦不可以鹵莽乃爲之優置土田蔵獲畫規立籍
以爲經遠之圖兄弟四人友愛甚至其輕財急義也兄
弟友朋苟可與則與之奴婢若轂盃水貧不能嫁娶者
捄劝之不顧己貲外舅無子欲託後事於先生子先生
勸外姑取同宗人爲後姑不從又勸以舅孼子奉其祀
爲先生通不踰閑介不絶俗神用渾厚不露圭角於事
若無甚可否至斷以義理則有凛乎不可犯者行己大

方若不甚異於人而收束檢制處確然自守恬淡泊絕嗜慾常情所不堪而方且綽綽然有裕性雖高潔接人無貴賤小大與之懽洽油油然也愛閑多病寒暑不敢出每春暖秋凉日命駕出遊風詠而歸一室圖書燕處超然人但見其遊心事外若無意當世而其傷時憂國出於至性往往因書感事仰屋沉嘆固莫測其為何如也善行草書筆法雄健蒼古自成一家其得意處運筆如風雨得之者不啻如拱璧詩思略不留意有時吟咏自得之餘著若與悠然見山之趣黙相會也初太學諸生欲疏其孝行于朝識者曰其兄弟豈可以一善之名早聞於世乃止嘉靖辛丑薦遺逸授厚陵參奉壬子復

薦起除內資主簿改禮山縣監皆拜命不就或問之曰吾世臣也不宜聞命偃蹇吾病不能仕則已定矣已而移兎山又換積城會母夫人未寧遂歸而不復出矣自是年尊德卽休譽滿世而益自謙虛歲庚申 明廟特簡先生名命除司紙尚領相震與之書力勸其出先生答曰昔文立不薦程瓊知其性謙年老無復當世意故也公非知我者耶竟不起焉及遘疾沉綿日久而神更清了遺命訖更衣就枕而逝至隆慶初 明廟又命褒贈贈中直大夫司憲府執義吾嘗觀自古高尚之士多往而不返偏而失中若先生之爲人可往而可返不偏而得中其不仕非無義也時適然矣而所樂者又在此

爾夫人焉有所倚然而先生既未嘗自言亦非夫人之所能與知也故或以謂先生之彊多病自謙退而已嗚呼斯言也豈足以盡先生之蘊也氣配坡平尹氏判官士元之女有賢行能承順事姑生男即運用薦爲參奉今又除掌苑女適直講閔思道孫男二曰文淹文溥淹溥後改泳濬外孫男三曰成己成章成憲女一適安勉銘曰

羲軒既邈世迭澆漓夔契揚庭沮溺隱淪士各有志誰屈誰伸往在前朝多士生國感會風雲咸慶千一維此碩人白駒空谷坦履幽貞其介如石松蘿奕襟龍雲以目時有翻覆維其韞櫝濁流清流無與淵龍名薦于一除書押至踰垣不恭盡牛若戲賁然而來翛然而返以

炯雲月時見復隱婆娑偃息歲月婉娩高竹我軒雨
霜清妙墨我池鬼鑁霆驚寄謝君房其知我來永矢
護洋洋樂泌不夷不惠超世出類我誄太史誰傳隱
庶無落莫用振頹俗

遺事　　大谷成運

思菴公之終也病淋出血先生旁迎大醫試盡奇劑
未見效危至於不可測人力之既窮則中夜浴浄禱
禱天請以身代之事秘人無能知之者其進溲器以
執不以任侍婢其血濃滐指掌赤澤淋漓駭動人目
莫肯從盥毋夫人閔其不食蒸豆與之先生以其手
器中拾取食之不以為不潔也同為侍疾者見之皆

嗟曰非孝心純至安能如此及其遭大故號天以之而復蘇晝夜抱棺而哭哭不絕聲時名卿有來奠肅公友也及至殯席踰侍在柩旁者使之扶出先生後欲入斂先生以手鉤執棺東甚力逾益疾哭卒乃引去鄰居者聞其哭不止爲之感悼至於殞涕曰人聲氣用極則盡今此人三月而哭哭聲如初是知聲於哀哀未盡故聲亦不絕也吾嘗見人之子謂人皆子矣今以此人觀之彼人之子不可謂之有子而獨憲公大人真能有子也

先生居憂三歲朝夕用豆屑和勻粟米煮熟飲之自饘粥不食也至於菜果雖甚苦惡者亦皆斥之不以

口人有以早柿來饋者不食座有客勸之答曰亡
甘似非素食者口所忍嘗且吾口爽失味避
恐反害於吾口不敢啗客慙而止自墓廬入之
及門下馬力乏坐休休既久家僮扶掖而起因張
壁且行且蹶入內毋夫人驚且大哭曰見汝羸毀殆[illegible]
死矣汝縱不自愛奈我老孀何亟命爨糜做飯勸之食
曰汝食吾亦食先生伏哭不食曰噬脊食不得下毋夫
人亦哭不食竟不能奪也
先生專方務學不遑治活業在洛充貧時至於竈絕炊
火晏如也嘗語人曰吾家貲產雖乏臧獲則有餘如使
他人有之亦必以為家而吾拙於理生不善自謀一二

之妻不問有無以此貧匱至此親舊有為州縣者自其官或饋以服用之具妻輒命婢持入市鬻以給食以故家無蓄物衣服亦極麁粗僅得備寒暑常時搭肩之外無餘在箱者庭有古杏其大數圍朋儕之往來者所嘗見也一日尚相公彥權杞公櫟同訪先生入門顧庭杏不見椊而問之先生答曰近值天寒斫以充薪尚相公笑曰主翁之貧猶及庭樹嘗遇疾幾不全從先生游者十人自相奔告曰如有不諱將何以為斂皆曰然相與之議取紙遂名記千人所出衣衾襲斂之具甚備後先生病愈取記覽之曰朋友懼我死骸肉暴露多其賻遂必欲厚掩之吾知其大惠然取在吾身上一槩衣畢衣冕

亦足矣喪欲稱貧此吾之志也
先生在服任情過哀大致毀傷骨髓之疾秉釁而作歲
久彌篤醫藥所不能已者故廢棄舉業莫肯就有司獻
藝潛居恬養以調護自持爲意此世所同聞而共知者
也然其微志亦未必專在乎此而人莫能窺測先生少
有大志卞器絕倫謂陶化一世身可任也及其學進識
高見世衰道喪人心已訛國無善政大教不行風漓俗
薄日就卑汙欲加挽回之力顧無地着手又況賢路崎
嶇士多失志邪正相傾禍機潛發當此時雖欲立身王
庭宣力此世然道與時乖終莫能行其所學知時之不
能行吾志而苟慕榮名偷取爵位是身雖顯而道則屈

吾心恥之不如斂藏而退不顯聲名棲息山野之間探窮性理之奧脩身獨善卒歲逍遙先生之志也是以絕意功名拔身塵寰負此志築聽松堂藏修有年後設卜坡山之南(當作西)結草廬以居卒其志

先生於聽松庭內不喜栽花木之爭春者獨於巖縫手植雙松歲久龍身蟠屈鱗甲蒼然先生日日撫玩曰愛汝不受風霜之侵使汝無此操吾未必愛汝矣彼蒲柳望秋而先衰者見汝能無赧顏乎司諫朴伯涵見時事大去必將解官歸耕欲見先生別去到聽松則先生不在因題堂壁一絕其首句云慇懃好在兩株松歲晚風霜不改容蓋以松之不凋比先生勁節有是作

有業學者得四書章圖心悅之以示先生先生曰圖以像之文以釋之凡義理之深奧難解處一見瞭然於心目之間可謂詳且明矣然學者初無深思力究心得自悟之妙而一朝卒然得是書觀之資口說以為夸則其所知者亦無能久存於心知既不存則又何據而力行之以盡踐履之實乎亦宜戒之於是闡其說者知先生之學務在心窮而得之不以得於口耳者爲貴

附錄

聽松堂志

朴訥齋祥

今 皇帝紀元嘉靖之五年丙戌春余自古昌化軍見代竹使入漢中僑舍亡友李幹之第白岳之第二麓也隣有儁俗之士成守琛氏卒大憲某公之嫡子也余嘗爲大憲之幕客從事於江南知待頗腆往來門下非一二所亦子弟之所熟覩一有字故守琛氏頻頻過余不以衰朽求跡外因脩世好一日邀余於書堂無說可謝直造其所則背北山而面南嶽蒼松林立緣澗帶流菴寮如也幽僻難形前臨先相之宅乃守琛氏養病切琢之地也叙話良久守琛氏請余命堂遂以聽松二字塞之曰環

堂皆松則其色可觀矣其節可尚矣然色止於翠而已矣節止於苦而已矣聲則無方曰雨曰風曰霜曰雪相旋為韻律不已一晝一夜一寒一暑詞亦推蕩無端其洶若江河殷若甲兵者濁乎其聲者也細若琴瑟髙若笙簧者贊於清者也泠然泉瀉鏘然玉碎者和而平者也嘈嘈如呵叱漱漱如嘷呼者奮而怒者也夫松莫然削然一無情植類耳其清之濁之平之怒之皆出於虛無中而不假於人為君子聽之可以通靈於造化可以契妙於鬼神非若八於之器必鳴於人手之私也蓋自然之聲初非出於蒼然者也因蒼然而求之於自然因自然而求之於造物因造物而求之於太極其所聽虛

而又虛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其樂不可以言喻其學亦
不可父子相傳授也況吾與子乎聽松之說止於此矣
子默而會之有餘師矣言之不足足之四韻四首云

誰〻蒼山第二枝肯堂今日待佳兒亂巖後壓千層秀
幽澗前臨百尺危通客假橋攙一木補虛新柳長繫絲
松根好酌松肪酒莫遣奇秀報太醫先生於堂邊鑿徑松背爲窪以釀酒

學干無意坐沉綿黃嬭頤神搨亦穿松露灑窓和硯水
山風吹〻戶濕鑪烟市朝門外空喧閙風月堂中有空禪
行藥巡〻屆時矯首終南將雨落詩邊

居近松林也不貪四時絲竹奏昏晨風來度曲還無緖
雨過調絃自有眞書裏舊傳三籟譜耳中冥會八音春

都城幾處喧歌吹脉脉無言對俗人
只今文獻說昌寧不受纎金受一經萱草老堂香北背
荊花高樹照中庭可嬿舊客頭霜白猶借通家眼海青
談洽移更山月上滿窓松籟與清聽

聽松堂記　　林石川億齡

成仲王一隱君子温乎其玉昂昂乎其鶴素多病不樂徇俗俯仰築斗室洛誤當作北北山山下沉潜詩書退占之居公孔子以自繩也其暇則掘草烹石濟形骸其視不義之聲功貴利不翅若腐鼠糞壤高臥不起十年於玆繚以短垣樹以松栢楓篁梅菊杜仲竇垣底以通山泉以縈後前遶流入于柳渠橋其上以濟人之堂者

萁山全石無他草木獨鉅松儼立相持蜿然而龍黔然
而雲捎河漢而鬬雪霜蹐立墻之外斷斷然不能定名
白訥齋先生先生曰曰聽松宜也林子一日與主人話
宿是夜天朗山寂相與曳杖相羊庭畔有風蓬蓬然發
乎太空刁刁乎披拂山中掀柯振葉泠泠颯颯撼動崖
谷煇赫海如也肩窣雨如也雪如也瑟如也如竽如嘯
如沸如啁涼而不薄映而不飄廣而不宣行而不流復
而不猒不期乎音節而音節自諧爽骨凄神瀏乎其藹
邪纖而生冲泊噫天地之間咬蔦不同聲音之可樂者
不為不多樂其尤也軒轅氏之咸池有虞之韶又樂之
大舞魚龍儀鳳皇感物如此在人可知孔聖聖也忘肉

味於百世下三月比之空山古木澹澹凉凉無倫無節
者爲如何而不待論說而焯焯校然而然而自本自根
論之則竭耳目勞也假金石煩也待彈擊泥也美則美
矣此豈足與論自然哉因之言曰鑠絶竽瑟塞聾瞶之
耳天下舍其聰非惡夫樂謂其非自然也漓大美具五
味豈若存其淡毀白玉為珪璋豈若存其璞一杞手做
喪其天久矣夫太虛之中陰陽之薄激風霆之震觸草
木之吪呼鳥獸之呌唫何莫非鈞天廣樂世無有南郭
大耳故不之知耳捨其此而必曰比竹比竹不亦聾之
甚耶嗟呼仲玉君於是乎撟手俗遠我亦有一畝地在
南海濵頭輪山之下魚成川川上水紺寒多白石多銀

魚松千餘本環立洲中揮裂轠勤沛然歸去耕於是釣於是濯於是老於是期在月矣志已果矣仲玉以為何如此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仲玉曰公言可書退而為之記是歲嘉靖五年秋也

竹雨堂賦 先生築墅坡山栽竹西墻名其堂曰竹雨既而種海松于庭前取華鴻山察所書聽松堂八分舊額揭之堂上復舊號聽松堂

坡山之野風烈氣洒竹不得生生亦不茂居士愛之而不得見掛古畫於左右得糟粕而強名一世皆惟其故予曰噫噫此真居士之高趣達人觀物厥妙獨悟竹草而賢公今而古惟古知賢是公之慕陶菊周蓮各以氣類壁上非真曾中郎有以鏡對影昭然以透然則名堂

亦豈誤也蕭蕭靈籟似聽瀟湘之夜雨寥寥一室寬若
渭川之千畝聲不以雨生不以土不以耳聽而以心寓
無冬無夏無夜無晝涼涼冷冷自滿襟袖遂與之化不
獨以友鬚颯乎其竹之葉骨竦乎其竹之瘦虛心兮自
擢勁節兮不附肯學桃李之顔寧為松栢之後舍則為
葛陂之龍而深蟄大澤用則為張良之筋而運籌高祖
鳳鳥又至嵇阮為伍猗猗抑抑追配衛武然則叟是竹
竹是叟世之見堂無竹而疑之者是何異於聾瞽哉

石川 以下後題皆從自書

寄題聽松堂

誰向山崖置屋牢萬松環擁作林臯靜看夭矯凌霜節

動是調刁撼壑濤回鴈㝱和聞遠遠破窓燈暈聽騷騷
主人定似陶弘景愛此松風一味高

聽松堂上有斯人養病治經小隱淪寶喙明珠爲益友
蒼髯白石共之隣濛濛下界方馳轂寂寂高軒一欠伸
但聽松聲無外事百年松下松成塵

以眼看松貫歲寒久能以耳聽寒聲尋常視聽俱淸瑩
俄頃紛華息戰爭冬嶺蒼雲封雪在夏蒼輕吹引涼生
卧遊秋月春風地何必湖山浪得名

老我從前世累多東奔西鶩奈如何憤尋遼市歸來鶴
厭聽塵濱洶湧波今日坐忘馳靜域當時發興入烟蘿
洗心快讀哦松韻不待飡松頓去痾

謝春甫題詩來示余以先病餌松葉

戊子仲春　　　　適菴老人曺伸梅溪無弟已

憐君溪上度歲暮掩重林多病絶來去草生松徑深物情良獨苦茲事亦驚心竹有清宵韻梅斜缺月陰故人泳水想秋日屢沾襟鍊骨須良藥安肯指物侵高飆激涼氣蘇健定從今早晩臨鳴澗松嵐秀碧沉

塲巖漁叟稿　向相公震年二十時作

次韻二首

天與好仁義地借奇園林九衢車馬織一室琴書深縱鐵鳳羽翼誰馴龍性心小隱似墻東無機如漢陰肯敲明月戶得連荷衣襟波濤夜窓殷氷雪炎天侵幽蘭在

空谷古人嗟生今我歌君子行殘日雪峰沉
長安固多士森森竹葦林顏同心則不誰能測其深北
山有曠士一見爲知心捫蝨水汎汎倚杖松陰陰草木
亦可敬望之悁整襟君門芷蘭豹啄子鬢千霜侵長霄宇
宙間古也非獨今天上白楡種海底珊瑚沉
一善林大樹 石川

送別仲玉

東國雖褊小山厲江湖澄渤興得成于隱若天池鵬生
長紈綺中泊然雲水僧王公不得臣賊子爲友朋命矣
素多病面有秋岳稜禁室北山下閉戶十年螢風松半
夜雨石澗五月氷昏昏夜行者可望不可升工作五字

詩陶謝不足稱酒酣掃千兔白日龍蛇騰一朝有不樂
掉頭呼不應躬耕坡邑野門前魚可罾谷口鄭子真一作居士
灘頭嚴子陵寘鴻千里舉弋者誰敢猾蘋風瀟大江
横笛髮鬚鬢安得吽虞舜此物廊廟登緣宝綱連城孰
熟一作思涕垂膺歲暮疾風作乾坤雪翻崩執手嘯宇宙
餘音振雲層菰蒲子若得幸寄老崖藤　石川病夫

寄聽松堂

每恨箕山叟平生不事堯松聲雖可樂何似聽簫韶
石川

呈聽松居士

玄晏先生絶往還松堂寂寂掩苔關自從卿相交章薦

始覺聲名落世間　啓昭 嚴典 翰昕

伏呈案右

常恠東方少隱淪半生吾已落風塵聽松高義那輕說元亮今爲我輩人 申公潛字元亮退居巖崖山晩復從官故落句云 退溪

敬呈竹雨堂

學道曾窺數仞墻怡神養性掩山莊龍歸碧海舒鱗臥鳳入丹霄放翼翔衝雨打來魚腹美踏雲收得藥苗香松筠一壑閑生計回首人間萬事忙

三山病人 大谷成先生運

奉呈聽松居士

已作龜魚主寧爲富貴吞遙知高臥處落葉滿江村

石川

拜報坡山小隱洞

苦憶令人屢見書如見面人遐而室邇孤枕苦輾轉負
兒巖可摇此心不可變詩成手自寫情極忘手戰晝思
苦微茫時時夢中見忽覺在他方寒涕衣猶泫錦城吳
太守傳聞公筆健斬寄霜雪藤一笑磨鐵硯

海翁 林石川

訪仲玉坡山別墅

坡平山人巢許倫坡平山下數椽屋門前小溪淨如玉
四面青山蛇屈曲黃冠野服邃古容杖屨逍遙鬢髮白
宴坐開卷聖爲徒倦起排窓山作客人間百般亦何有

溪上吟詩飽眞樂別君半月令我懷箕鶯不辭溪路惡
欣然一笑坐明窓不啻芝蘭同入室楓酣葉赤雜好懷
淸興未闌山月落羨君自有安樂窩辨生又無飢寒迫
桑林挾路蚕可衣麥田地饒生亦足嗟余局束爲人羈
從君卒歲那可得匆匆分手隔山岳魂夢他時尋舊迹

伯瑜 郭司諫珣

奉呈聽松

雪月巖邊户盧扃知君端是少微星遥投古筆倩奇手
爲掃黃庭一卷經

石川拜

寄橘

昨日家僮至懷中仙菓將馨香有至德投與聽松堂

石川

謝聽松堂惠寄墨跡

神功已逼換鵝經利劍磨天所海鯨掛壁擬看顏色好
屋樑佳月不須明

夏山後學 成大谷

用企村韻送聽松還山

寂寞荒村隱少微蕭條石逕接柴扉心同流水世間出
夢作白鷗江上飛山擁客窓雲入座雨侵書榻葉投幃
飄然又起烟霞興塵土無由涴素衣

石川

次石川韻

坡山歸卧世情微白日閑簷半掩扉黃卷政堪終夕對
紅塵能向此間飛清泠澗壑鳴環珮窈窕林巒列幛幃

病裏僅成婚嫁畢十年猶未製荷衣　厚之（河西金公麟厚）

猥承手札詞旨鄭重感作交至掇拾蕪語略述一下
情偶觴一覽幸甚

坡平山似鹿門山古木蒼藤路屈盤曜鶴風姿宜物外
老覕書法重人間曾煩下榻陪從忝又辱飛緘荷擔難
勞歲易闌勞夢寐幾々能得出塵寰

侍生宋寅再拜（礪城尉）

訪聽松山居

草徑披尋長者居清流鳴玉遶階除春風欲盡忘歸去
塵思消磨笑談餘　景陽草（趙公昱）

走草別運師寄聽松

今逢靈運師去訪坡山翁眠食問如何消息久未通自
初夏徂秋苦留塵埃中熱惱或作病憂愁亦兼攻亡兄
已經禫孤懷抱餘恫每欲往見之晤語思從容人事乃
多端川途隔西東餘年慄無幾萬慮常怱怱何當陪杖
屨高步超鴻濛共學金丹訣相與遊無窮　景陽

寄聽松

毒蛇享長年苦菜活冬日人爲萬物靈賢者宜逢吉如
何彼君子一生長抱疾昨日見君書書云恒臥室念我
食無魚饋我山雞一子窮反助我仰感朋情密我亦惻
風霜耳又厭啾唧所以長閉門養此頑鈍質啓期爲樂
三叔夜不堪七已覺軒冕寄常懷山水乞只取一身養

寧嫌五斗屈此若不可得歸與老蓬篳非無張翰蓴亦有李衡橘只疑海濤侵此計不得必常恐死道路永為高人咥衰年萬事懶詩書味如蜜聞君有國語歸我以全帙吾當如對君不汚亦不失雲伯來傳云君病不捨筆此雖於藝未是乃正心術豈非天與癖如頭垢思櫛看君簡書畫道勁森刀鋸我欲乞小帖肯否第未悉思為畜巾衍不獨示子姪應知萬歲後一字價百鎰陳懷不覺蔓纖詩莫誚吃　石川

上聽松堂

靜裏生涯足人間事不聞草封趍俗路簷宿下山雲動靜朝看易行藏晝讀詩客來欣所得清話破吾昏

德水李珥

挽詩 一本按寅李文藁曾設於丙寅 東槎之吏無恭錄三篇如左 李栗谷珥

岳精偏鍾顔人復至使儒林仰羽儀雲翼未瞻搏北極霜英還惜老東籬清和風月流聲影上下溪山入燕貽滴盡平生壯夫淚非斯爲慟爲伊誰

祭文　李承旨文楗

維年月日侍生李文楗謹致奠于亡友聽松成仲玉之靈嗚呼而余干祿以外馳顧子懷寶而韜光伊所趨之殊道乃心與而相將由青衿以至老孰一日其敢忘君坡山於高卧吾南土焉見放書傳懷以各勉若對晤之可望闊況痾之旋劇意有德之神相天胡然以

反戾俾斯人其永喪幸廷論之稱實啓馨德而嘉奬肆始卒之必至貴君子之无妄惟吾子之所守儘無愧於俯仰噫峻節與清風羌山高而水長擬古人猶自然具至行之淳方超流俗其已亡述誰贊論其下上有佩子之克肖兼嗣孫之育兩是仁人之顯報應永久而彌昌嗟吾生之孔戹禦魑魅於災荒旣相問之不易能執紼而護襄負平素之心期向北風而益愴思芳躅以罔已致菲具而遣享陳哀辭以薦誠兼英靈之一饗

又　　　李栗谷珥

維岳凝精篤生德人風儀秀偉性氣眞醇孝感神明信及豚魚潛心墳典游刃羣書夢斷浮雲浩然歸田屋下

牛溪屋上坡山於焉考槃十畝閑閑聲聞于天鶴言翩翩竊言永矢確乎不拔黃鍾未奏豫章誰伐追乎季年行安學成外無圭角內就高明一味簞瓢樂以忘憂不出戶庭馨香四流高山仰止來自遠方小子囷蒙晚窺末光春風秋月擊目無際天胡不憖鳳兮云逝匍匐一慟萬事已矣恭將菲薄以明誠意不亡者存庶幾鑒此

書先考題僧軸詩後

故宅僧來訪山人已昔時慇懃慰孫露出示舊題詩

聽松先生集終

附節孝先生遺稿事實

思美人

秋花岸上發冷色照行客折来如美人猶疑見顏色因悲隱草間每被行路摘我懷此悽苦不徒傷遠别數夜風霜急恐爾飄零岸下落

讀前漢書

讀史不讀漢世變安可得創始更無德我意多憏慽屠狗各成名未絶秦家[illegible]歷世過兩葉年少長嘆息桓靈不足怨獨爲文景惜君臣布行跡[illegible]中分黑白猶思董氏賢三復天人策嗚呼棄不用當世俱物役

讀後漢書

我愛東漢節不愛東漢士初年有卧客桐江終不起根源及後日學者皆養氣君子孰不死安動非本志羣賢永康間危言空見死彼禄不忍者為臣亦沒齒（一或無此韻）遊目漢東都獨有申屠子

讀三國志

孔明使我悲文若使我憤漢衰出處際君子宜所謹有操復有權天下皆未信允矣卧南陽獨為昭烈奮吾嘆進取間襲璋非義聞懿董復何心竟世昧逆順千載坐一室深思淚空隕

過先隴下二首

坡平林木壯過春多拜長枝戒野人神道年年空血泣

飢烏寒兔舊相親
石馬空山不可牽春花秋雨立長年世間修短皆黃土
古往今來淚一懸

野老惠新果

野老飜飜拜我床袖中山果及新嘗提携未得高堂進
只恐中間見日長

聽松堂和贈林大樹二首

松葉西風一壑秋獨窻看月思悠悠佩蘭題句江南客
來訪欣然話白頭
塵埃獨立佩幽蘭皮骨相看意萬端共籍堂邊寒草色
數花移石見秋山

聽松堂晚步二首

一疊秋山落市邊層城日暮散風烟幽居近壑來人少
獨採黃花坐石田

負郭人居少逕斜獨尋霜後石間花西風無限幽堂意
默默空書澗上沙

贈圭上人

歲暮何來此空山瘦鶴形金剛皆嚥嗽三角即留停見
得三千偈功成八九齡相逢成一宿綺語夜深聽

江村書懷五首

殘年心事愧前賢有骨今歸海上眠春來恐失漁樵計
不免飄蓬若箇邊

欲結江村懸磬室春前謀婦賣珠廻幽居他日誰相問
獨把南隣野老杯

小山當面背長江山雨江聲落夜窓朝来卧卜漁人惠
破席門前吠老尨

臨老閑居倦學干官人還笑野人寒芳樽錦瑟非村興
只有春風種藥欄

天時人事苦相催老去悲秋百慮廻自倚浮生看物變
呼兒採菊盡餘盃

送李牧使 弘幹 之任公州

我愛錦江水年年清自流公能發善政民得洗深憂夜
虎呼羣過樓鷗引子遊他時騎一馬春日倚蘋洲

送尚評事起夫震赴北塞三首

幕中豈聚彥君往喜人心行路清秋發離情落日深孤戍遠海氣荒塞接雲陰矛戟雖光彩羈思恐未禁熟撫習戎服平時鐵馬行旌旗開曉塞笳鼓動寒城脫劍坐論策鳴弓出訓兵飛騰書奏處猶戒失軍情

出塞吾土南人遠自愁他皆兒女態爾獨丈夫憂雪路遼沙磧霜天立戍樓須看風氣異筋力好為謀

送韓子純淑赴京排律三十韻辛卯夏

長騎質正馬初夏向燕都地接遼城闊江分鴨水紆山河開帝里日月照天區擇使詩書備歸庭玉帛俱行藏猶淡泊原野載馳驅上國聞人往中宵撫古吁欷襟思

北闕披髮坐東隅路想添羈飯摟知進客壼嘗爲朱綾
客翫作錦囊儒夜玉裁形立秋波洗眼趍　君王朝日
下宮闕望雲衢曉日臨仙仗微風過玉爐榮光生造次
賜予落須臾隨禮情相透逢人語獨殊似騫杰上使非
籍哭中途善價遺逢重觀光水社娛衣冠皆古昔文物
未隸蕪江海深何有丘山峻却無尚書爲政恙騷客覓
詩癯伊呂終難見曹劉庶可呼分明論楚漢疏重問唐
虞暫滯孤燈館因分白玉廚即今愁夏雨他日見秋蓀
雲月他鄉遠星辰故國孤客須看氣力家憶語僮奴悵
別扶桑老慚頹弊廬軀病吟時曬藥思極宴傾觴途道
雖勞矣風流可尚乎歸來中國眼顛倒一鄉愚直待幽

堂過開襟竟曉晡

送辛禧之通川郡二首

鳴沙十里白如銀刷翅閑鵁懶避人直爲海棠香玉晚一盃長望不相親

他時一接蓬蕪氈病裏仙臺不廢登竹符暫掛琪花樹詩罷相看海氣騰李白詩樓臺成海氣海氣海市也

客中敘懷

北客初來此南人尚未親青看山木古白望海波新夜壁寒蟲急高林宿鳥頻羈邊無好語秋鬢欲生銀

失題

海上重過月未圓朔風吹亂夜燈懸殘潮暗處寒聲遠

觸我愁人聽不眠

節孝成公墓誌銘慕齋自題如此蓋倣古私謚之義也

慕齋金安國撰

昌寧成君守琮字叔玉安國在朝時久聞其有高才卓行今世罕儔每欲見而不得後余罷歸田里因往來學者又聞君嗜學篤善識慮超遠爲一時所推重而端居韜跡絶仕宦意益想慕之以爲斯人也志尚弘毅終必有爲於時能任重致遠每論人物未嘗不屬意於君冀聖朝收用嘉靖癸巳春人有自王京來者云君得羸疾久卧竟以今年二月二十一日歿不覺失聲嗟悼噫斯人也而止於斯耶豈非命耶君歿家貧不能治喪其友

尚震鄭源洪奉世李涵鄭潚元沆愼希復許滔安雲等各出財指斂以二月有日共窆于坡州向陽里先思肅公墓左坐艮向坤之原旣畢又相與謀曰以叔玉之賢不能少試於時又不得壽而遽歿命固已矣吾儕在世使斯人之名又竟泯滅而無傳則豈不尤慟矣哉此吾輩責也不可不誌于隧以慰泉下遂買石磨礱以圖不朽李生涵與余有舊裹糧信宿遠來求誌銘噫此實古道非今世之所聞也君之取友若此益信君平日切偲之功能取服於所交有非他人所及也安國及事先思肅公當公監修國史時安國忝與叅修謬蒙奬許出入公門久頗知其世次思肅公諱世純位終司憲府大司

憲英風峻節時推名宰相君其第三子也思肅公五代
祖曰領議政府事當作昌寧府院君見前註諱汝完佐我 太祖策
封國勳致位三公生禮曹判書修文殿大提學諱石珚
石珚生議政府左贊成諱抑抑生漢城府尹諱得識得
識生贈吏曹判書諱忠達即思肅公之考思肅之配曰
貞夫人金氏江華府使諱克愃之女左議政諱國光之
孫君門高顯固世所矜仰者然人之所以慕君者不在
於此獨愧安國以思肅公郎屬受知最厚能詳其家世
而不識其令子尚足與論於古人好士樂賢之風乎冀
托文紀君操履之槩庶贖余慢乎微君平生於涵涵之
言曰君生弘治乙卯在世僅三十有九為人天資英特

骨氣清聳白而長身逈出凡常自髫丱知讀書即見大意趍向甚正不自刻苦日就高明爲文不蹈襲前人畦徑自出機軸抽思奮筆泉湧而出奔放橫逸不可當詩亦清健尚雅不肯道俗間語孝友天至年十九丁思肅公憂廬于墓側哀毁盡禮三年歠饘粥不食菜果日三上食必哭盡哀皆躬執饌具雖滌拭之細不委僮僕晨起掃塋域焚香拜跪暮亦如之祁寒溽暑不廢免喪家居每値忌日先期一旬齋素祭日哀慕悲哭一如初喪朝夕必拜出入必告者二十年歿身不懈智慮絶人事有難料有質焉規畫盡理咸出意表趙公光祖高邁少許可一見君定交每論當世士必以君爲首正德己卯

□對策擢第識者慶得人未幾士林禍起趙公首被不
幸嘗跪者指君為其類白削榜名而黜之君怡然不以
介懷優游自適玩心書籍而已自此無意於世為娛逸
林泉計以侍母夫人[illegible]果遂平生澹泊無嗜好未嘗蓄
一物為己有有不合於義者雖一毫未嘗取初娶丹陽
郡守朴奎[illegible]之女[illegible]母愛敬君不已多與貲產既而
喪其室[illegible]遂不留臨財不苟得類若此後娶士人
安克[illegible]生一子今三歲矣噫君之篤行非惟卓絕
一世求之於古亦不多得苟非天畀之純而力學以充
之者寧若是乎以君才學行誼苟立于朝必有所建白
以裨贊治化而一得第遽斥黜竟未試一官以殁抑時

然耳豈不深可惜哉雖然名者公器不以窮達而顯晦彼義冠乘軒燁燿一時者終與草木同腐君雖窮蹟以歿他日史氏當列于獨行傳名昭青簡垂永于後寧可以此易彼哉銘曰

時有窮名不可滅莫曰埋之馨不掩愈烈

遺事 此文得之於先生之弟副正公守瑛家不著名氏莫知出於誰手意其爲一時文人效史氏賛筆書卒之爲者或直出於史筆皆未可知一也姑錄于此以俟知者且以補前誌之闕遺云

布衣成守琮卒字叔玉昌寧人也兄守琛遯静必欲持操澹泊世知爲高士守琮爲人風神秀邁品格甚俊有過人才氣平生厭塵腐不肯道俗間語爲文尚新快不拘時俗規法然讀書知爲己之方父歿與兄守琛居廬

三年餟飦粥雖菜果不食兩目以哭泣幾至於喪趙光祖方以古人事業自期士多出其門及得守琮大奇之論譽不厭曰守琮才氣過於守琛己卯秋對策殿庭極論時事光祖與南袞同為考官光祖見守琮策驚嘆曰非成某誰能及此袞欲沮竟不得榜出果守琮也及袞搆陷士林之後謂曰守琮之第光祖之所私也遂嗾臺官啓奪之守琮怡然若不為意光祖等將決罪守琮與士人洪奉世解衣啗杖者得輕及光祖死葬于龍仁守琮與奉世及李忠楗李延慶等臨穴會葬有祝獻以奠相推乃長慟而返袞等既以奸巧戮斥善類於是游學四散士日趨於諂阿守琮大傷之常沉鬱不樂有長往之

計毋老不許且强使赴試然竟不中守琮旣不能俯仰一世心甚隘之遂沈飮浪跡守琮常止之及卒金安國題其誌守琮奉母居家常閉戶以書史自娛簞瓢屢空晏如也書法冠于一代號聽松堂

附節孝先生遺稿事實終

路入烟霞窟